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二十三 四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廷選

吴文正集卷二十三
元 吴澄 撰
序
丁叔才詩序
唐宋以來之為詩出沒變化以為新雕鏤繪畫以為工牛鬼神蛇以為奇而周南樛木篝篇何新之有何工之有何奇之有臨川丁叔才教授生徒以其餘力為詩章辭

達而已不惟新惟工惟奇之尚大篇舂容短章叅錯如和陶諸詩皆清淡有悠然之興可嘉已雖然詩言志寧高無卑寧純無雜寧正無邪君之詩進進乎周南矣唐宋以來之詩奴僕也

張君才詩序

作詩自成一家固難酷似前人亦難或有似者矣似其一不似其二才氣各有偏也能諸體畢似者鮮哉廬陵張欅君材古體五言似蘇州七言雜言似昌谷近體五

七言八句四句無一不似唐人樂府高處幾逼無佳或泊然沖澹似霞外超逸之仙或嫵然輭媚似花間變婉之客不專一長無施不宜可謂全能也已非蹈襲非摹擬其似也天然益豐其本而自成一家其不為一代大詩人乎君材通古通今多學多藝吾覲其人當以才顯不當以詩窮也果如余所期將無暇於工詩

璜溪遺槀序

璜溪張瑞輔先生年先於予十有五宋咸淳庚午同預

進士貢宋運既草鄉里諸大家延致禮之為賓師未及六十而終生平博覽多記胷次浩瀚隨取隨有用之不竭嬉笑怒駡皆成文章詩詞駢儷等作甚富身後無人收拾散逸靡遺王德泰即其舊游處搜求抄録得詩詞凡若干篇此先生負才不獲小試享年不及下壽文章又將無傳噫可傷已今雖僅能存其十百之一二猶為可幸也

陳景和詩序

夫詩以道情性之真自然而然之為貴秋塘陳居士吾里之德人平生非用力於詩者其季子以禮傳其晚筆一二所謂有德必有言也以禮幼從予學亦未嘗教之作詩隨所感觸而寓其情皆冲淡有味陳氏自昔多大詩人伯玉甫唐家第一卓然為李杜所師宋履常去非傑出於半山坡谷之後極深極巧妙絶一世不可及矣揆之自然不無少慊焉今以禮不事雕琢而不庸腐庶其近於自然乎黍離之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此情之至也亦詩之至也予之詩以禮葢以是觀之景和以禮之字也

王友山詩序

宋三百年文章歐曾二蘇各名一世而荆國王文公為之最何也才識學行俱優也弟平甫子元澤亦卓爾不羣英哲萃於一門出於一時噫難乎其繼矣文公季弟純甫之遠孫雲起字霖仲胷懷坦坦如青天白日無掩蔽無晻曖言論挺挺如迅雷烈風無阿倚無留藏其徵

於文也亦然韓子云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霖仲葢是也平甫元澤之後而復見斯人乎王氏其世有人矣哉彼深險也而辭易直鄙狹也而辭宏敞輭媚也而辭勁峭穢濁也而辭清整若是而為文者表裏不相肖子不知其可也

行素翁詩序

予觀湖南行素翁之詩如鷙鳥之迅擊如駿馬之疾馳如丸之流而下峻阪如潮之退而赴歸墟略無留礙阻

遏者凡其目之所經足之所到都邑雄麗道途險艱遐方異俗前代遺跡一一備載於詩葢雖嵚崎歷落奔走勞瘁境變而才不匱年老而氣彌壯抑所謂詩豪也與噫翁之詩令人詩也而有往昔李蘇二豪之才氣此今人所無而翁有之是以其詩能然予不識翁在京識翁之子翁王氏名約嘗仕西南徼外倅潤州令老于家云

曠若谷詩文序

廬陵曠若谷抱才負氣自少不肯齷齪浮沉於鄉里值

天下一統時足跡之東西南北靡所定也其才氣鬱發吐為辭章超然有乘風凌雲之趣視尋行數墨者奚翅據崇隄而俯深壑人皆驚異其能往往歸功於其游以為得山川之助雖其自叙益亦云然然斯論也自子長遊一篇贈益邦式者始後人徒玩其華而未暇究其實也子長世司典籍其雄才間氣天寔與之使其不遊江淮不上會稽不窺九疑不浮沅湘不涉汶泗不經齊魯梁楚則遂無史記乎況子長二十而游史記之作乃在

中年以後距其少游之歲月亦已遠矣豈其游之所得至久而忽然鬱發於一旦也哉然則為斯論者近於誣而或然之者幾於愚矣若谷之才之氣固其天之所與者厚其詩其文雖不借助於山川自足以度越常流必如昔人所云見陰風怒濤而後能奔放浩蕩見朝雲暮煙而後能妍媚蔚紆吾不信也既獲覩其詩文之偉而又歎世人惑於一部史記在天下名山大川之說因以志其卷端

吳非吾葦間挐音詩集題辭

昔有一道士示予風月吟予甚好其詩問曰子將為詩人乎抑為道士乎彼未有以答再問曰為道士固有詩矣為詩人亦有道乎亦未答又問曰詩人而詩者人也道士而詩者天也子之詩人乎天乎竟未答予乃不復問今見三吾山道士葦間挐音詩尤超逸詩家者流頗怪其攙行奪市而予之好之也視昔所見又有加焉欲以問昔之道士者為問而不可得因大瀛海道士往俾

以予言問之其必有以語我顧聞顧聞

閤濽山陵雲内集序

甘叔懐心契百世之師楊林文身除萬乘之君此閤濽之人物閤濽之文章所以卓絶殊尤而他山莫與齊也山雲彭氏輯山中髙人詩以繼甘楊之後名曰陵雲内集其淵然之光油然之潤足以輝映此山矣雖然此山之重以葛仙師重也仙距今𩯭𩯭一千年隱處自修於其間者何啻數十百人而未聞再有一葛何也豈其瑞

世者多而遺世者寡歟吾將問諸山靈

漕艚作皂黑色也古無此字按字書草下從早讀如造化之造釋為斗櫟實以其可染黑故俗稱黑色為草此字既借為草木之草恐其相亂遂去早上之十而加丿則不成字矣後人借為皁櫪之皁漢書音義云食牛馬器以木作槽然則皁櫪字正當木旁從槽而借用此同聲字也又借為皁隸之皁則因養馬之器而以此稱養馬之人也早字日下從甲隸書省甲

為十後又屈十之尾而為七則愈不成字矣韻書言以水通輸曰漕俚俗亦以水流之自高趨下者曰水漕漕者水通流之名也豐城之鄉有地名為同漕而此山名為閤漕皆是兩山之間中通一水謂兩山之水合同為一而通流也故曰同漕閤漕者并合之合借用閨閤之閤爾漕字去聲阜字則上聲之讀如去聲者少時嘗偕豐城孫素以初樂安周栖梧朝陽自皮氏之家至閤漕山各賦一詩予詩不能記但記第

三第四句云水交流處地横分山四圍中天一握葢言山之所以得名與山之形勢也今書漕字人必以為擅改山名不容不著其説通古通今之士幸詳究予言而訂其是否

鑿方大成序

以一藥治一病者本草也以數藥治一證者鑿方也鑿方祖於本草而其合數藥以為一方也審其五氣酌其五味定其君臣佐使如樂師調律如軍師布陣主對處

置一一得宜非心通乎大化智周乎小物不能也是葢出於上古聖神之所為而後世名醫以漸增益焉者也然上古之方如所謂伊尹湯液論不復可見今之所存惟傷寒論之方最古而千金次之後賢增益以至于今多矣公家之聖惠則太繁私家之易簡則太畧上方觀道士陳子靖賦質清粹務學精謹用力於醫尤專類古今諸家之方而去取之名曰醫方大成所取率皆嘗試有效者備而不繁要而不畧實醫方之至善其可以參

贊上古聖神後世名醫宏濟生民之功行者夫

古今通變仁壽方序

世之醫方不一唯有所傳授得之嘗試者多驗予最喜嚴氏濟生方之藥不泛不繁用之輒有功葢嚴師於劉其方乃平日所嘗試而驗者也淮南張道中學脈法於朱鍊師永明朱之師劉君名開劉之師崔君名嘉彥傷寒一科專學於李祖李氏意集諸家所用藥分門類證名之曰古今通變仁壽方觀其中風傷寒二部藥皆精

當視濟生方加詳焉是亦有所傳授得之嘗試豈茍然也哉其所學於崔劉者深探本原别有編纂又不止藥方而已

醫說序

盱江名醫黎民壽嘗著論輯方至今盛行於世醫學教授嚴壽逸亦盱江人用藥去疾隨試輒效何盱江獨多工巧之醫與觀所述原脈原證原病原治四篇亦可見其伎之大概矣周官疾醫之職有云參之以九藏之動

葢言察脉之巧也又云兩之以九竅之變葢言辨證之工也邪氣有所侵犯之謂病正氣有所虧偏之謂病外攘以克其邪之謂治内修以復其正之謂治精於察脉精於辨證以究其病而或短於治者有焉脉證病倶善而又善於治此醫豈易遇也哉壽逸字仁安予試其所治知其於醫也非但旣其文而已盱江之醫有嚴氏黎氏悪得專美於前乎

瑞竹堂經驗方序

人有恒言者方三年無病可治治病三年無藥可療斯言何謂也謂病之有方不難而方之有驗為難也盱江郡侯歷任風憲民社愛人一念隨處而見有仁心有仁聞人之被其惠澤者奚翅百千萬而莅官餘暇猶注意於醫藥方書之事每思究病之所由起審藥之所宜用或王公貴人之家或隱逸高人之手所授異方奇和劑三因易簡等書之所未載遇有得必謹藏之遇有疾必謹試之屢試屢驗積久彌富守盱之日進一二醫流相

與訂正題曰瑞竹堂經驗方爰鋟諸木以博其施一皆愛人之仁所寓也既仁之以善政復仁之以善藥孰有能如侯之仁者哉噫世之醫方甚繁用之輒效者蓋鮮今之所輯悉已經驗則非其他方書所可同也侯名薩德彌實瑞竹堂者往時侯插竹為樊竹再生根遂生枝葉人以為瑞而侯以扁其堂云

地理類要序

昔之學佛者北宗神秀博綜羣書南宗慧能不識一字

非但佛法然也葬術亦然少時嘗觀書市所賣地理全書書盈一車靡有不備兵火後其書不全矣吾里饒敬德家蓄地理書甚富類其要凡三帙予向所覩咸具焉加以近年新術舊所未有者亦載其中約而足以該其博美矣哉雖諸術異同不貫於一亦在乎擇而用之者何如爾尚記予壯歲遇一贑葬師而與之論彼應曰子博文之通儒吾不識字之愚夫若問吾術無一字可傳無一語可說予不能答信夫術家之有神秀又有慧能

也二術未知其孰優有能於斯二者而權衡之乎

葬書注序

新喻劉則章前賢之後其上世公是公非二先生博極羣書靡所不究今其苗裔兼通方伎術數可謂不忝其先矣世所傳葬書破庸謬之流妄增猥陋之說以亂其真予嘗為之刪定擇至精至純者為內篇其精粗純襍相半者為外篇其粗駁當去而姑存之者為雜篇縱或覩者鮮或能知予用意之密則章獨能承用將為註以

傳予謂之曰予所删定去其蘩蕪子又增其蘩蕪可乎註不必有也則章笑曰諾乃書以遺焉

唐仲清先生遺文序

吾郡治春秋者自前進士李宗叔先生殁惟唐仲清先生為專絡其學宋亡科廢猶有及門從學之人貢舉既行其徒浸盛先生賦質剛直不贍徇不茍且於衆寡所諧葢古之所謂徜也抑亦近伯夷之清乎卒年八十九生既不遇死又無後可哀已乎壻嚴士清輯其遺文并其

所著講義經義將鋟木以傳其偶像等説十數篇破異教誑惑愚俗之妄詆時俗迷昧禮教之失辭確義正足以扶樹教道予嘉其識之達閔其命之窮而為之叙云

浚先生名也

吳文正集卷二十三

吳文正集卷二十四

元　吳澄　撰

序

滕國李武愍公家傳後序

上天生不世之主將建不世之丕績開不世之丕基必生命世之才而羽翼之而爪牙之有漢高祖則有何參良平信越布噲有漢光武則有禹恂異弇彭復宫俊有

唐太宗則有靖通紹高敬徳世勣聖元世祖皇帝平一海内極天所覆盡地所載靡不臣妾開闢以來未之有也一時文武將相或效智謀或奮勇力各展所長以佐興運如雲之從龍風之從虎共成丕丕不世之勲業視漢唐諸臣蓋有光焉滕國李武愍公西夏人大考以貴戚命邊城天朝兵至城陷死節惟忠甫七齡將殉父死兵帥奇其幼慧以獻皇弟得之甚珍後作州牧治淄州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結髮從戎熟歴行陣技精氣鋭所

向莫禦廟算平南自荆襄始公長萬夫率衆在行築圍絶援以狐敵勢由是得樊得襄勁卒前導與宋力戰額中流矢彌壯彌毅殪彼驍將挫彼老將師遂渡江洞庭捷而岳陽附沙市破而江陵下有旨分三道進軍一徑趨浙一收湖廣公以副師偕大帥定江西師薄洪城僅一交鋒不支即降撫及建昌瑞及臨江相繼皆降移師指吉吉人偵師所過不殺不擾嘆曰此仁義之兵開門迎師贑南安聞之亦來納款民按堵不動不知干戈之

臨運代之草也臨安順命宋臣有揭益衛二王航海者立於閩中江西近閩之郡逋官遺民聚衆以應公馳至盱衆俱敗散洪起大獄誅籍巨室公聞亟歸平反其辭全活百數時席猶未寧屯師往援公獨鎮洪遣偏裨蕩清贛境半年之後宋之藎臣又自汀出公以精兵逐之循贛之鄙追及吉之鄙支黨悉平宋益王終衛王嗣立列舟駐廣之厓山公暨張弘範並膺蒙古漢軍都元帥之任期於必取至元十六年春二帥師集彼敵雖小堅

勁未易摧相持踰二十日二帥舟師合攻大戰自朝至於日中宋師蹈相陸秀夫朝服抱宋主蹈海後宮及文武官并妻子從死者萬餘人將張世傑潰圍奔南恩後數月溺水死宋祚乃訖公生平戰功此其最大者公留洪五年遷湖廣省治潭越二年治鄂又二年扈皇子征交趾明年抵其國則已空其國逃逮夏水漲師還中途毒矢傷膝轉戰愈力擁護皇子脫於險行七日次思明州竟卒公之官肇端淄萊路安撫司郎中繼授諸軍總

管纉授副萬户繼兼益都淄萊兩路軍職陞副都元帥同知江西道宣慰司事遥領福建道正使尋改使江西由宣慰使除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由都元帥除行中書省左丞階宣武明威宣威將軍定遠昭勇大將軍以鎮國上將軍換資善大夫贈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愍加贈推忠靖遠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公之長子榮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世安長孫翰林直學士中議大夫屺澄所識也因閲公行

狀神道碑載公之忠武勤勞夥矣而澄數奉教於中州諸老竊聞世祖皇帝篤信孟子能一天下之言習知曹彬前平江南之事睿謀神斷專以不殺為心故南行將相必丁寧戒勅其能欽承上意者固有而亦豈人人如曹彬乎惟公天資仁厚江西之受其賜為獨優公之去洪適潭也老稚嗟惜垂涕攀留如失慈父然夫天道好生而道家忌世將為其世將多殺也今公之子孫政事文學表表顯庸方興未艾之福如長江大河源源而來

混混不竭觀天之所報於公則知公之所勉於人其何如哉予於公之盛德身所親見者樂為江西之人道之而凡公之雋功難以徧舉者碑狀具存不復一一論述也公諱恒而字德卿云

趙國董正獻公家傳後序

上天命皇元一四海多生碩才以擬其用河北史董二家最著董氏由龍虎衛上將軍俊始歸國竭忠力戰而死越四十餘年其門子文炳竟佐丞相伯顏取江南功

第一其季子文忠以近臣侍左右朝夕諷議有裨君德國體兵謀民病者甚夥恭謹讜直人比之石奮魏徵官至資德大夫僉樞密院事加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正獻適嗣士珍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其餘官勳封國並如父謚清獻適孫守中今參知湖廣行中書省政事謂正獻公行狀墓誌神道碑事蹟有缺遺囑其客修成家傳纂述該悉夫論撰稱揚其先祖之美勒在

孫爰書畀以明示後世此古昔孝子孝孫之心記禮者嘉之參政之心同乎是心也嗚呼為人臣下克忠於君為人子孫克孝於親忠孝之行萃董氏一門其世美之久而彌彰也有以哉

崇仁三謝逸事編序

邑西謝氏有諱九成者字子韶子貴贈承議郎嘗往見臨江謝尚書諤尚書稱為宗人書前賢訓誡之辭貽之承議六子長公旦字清父一字景周淳熙壬寅十一月

生嘉定癸酉貢士明年登科初授迪功郎主永新簿班
改通直郎知通城縣轉奉議承議朝奉三官直寶章華
文煥章三閣外歷制機郡倅內歷監察御史崇政說書
遷太常少卿丐祠而去起知贛州持憲浙東浙西終閩
漕淳祐乙巳卒年六十四次洪字申父申父一字景範
淳熙丙午二月生開禧丁卯嘉定壬午兩預貢寶慶丙
戌免舉登科初授迪功郎主江陵簿班改通直郎知萬
安縣淳祐丙午十月卒年六十一其三琳字貢父淳熙

戊申六月生嘉定丙子己夘兩預貢庚辰登科初授迪功郎南豐簿班改宣教郎知郢縣官奉議承議朝奉職文思審計監三省門密院編修擬右司文字岀知徽州淳祐丙午奔伯兄喪至家哀慟成疾四月卒年五十九其四公浩其五灝其季公望常卿之子東之字若水仕至儒林郎淮西總領所轄幹官萬安之子鎔之字若礪右司之子清之字若氷父澤授將仕郎總幹之子宗斗宗禮宗周宗禮一子宗周二子一為宗斗嗣澄之從曾

祖夢雋嘉定庚午貢於鄉越五年甲戌隨長卿同試禮部自此有事契後五十七年咸淳庚午長卿之孫宗斗與予同貢欲偕予編纂三謝先生逸事多方搜索苦無文獻足徵又五十七年宗斗之弟宗周以所得一表示予冠以尚書公所貽前賢訓誡承議有跋語常卿亦有跋語長卿總幹遺文若干篇雖匪匪一二然猶幸存此矣三先生俱無行狀墓誌而三壙記敘述頗詳繼今儻再裒輯庶幾世美不墜嗚呼三先生伯仲叔接踵擢科

伯叔以清節著聞仲氏亦號賢令長同門三傑焜耀一時盛哉萬安右司不幸無後而長卿之苗裔能若是可嘉也夫亦可嘅也夫

邢氏孝行序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養其夫仲兄賀羣之子率為子乳哺鞠育同於已生使喬廣置側媵後有妾子曰纂于亦子之今觀大同穆氏妻邢氏子夫兄之子與夫妾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為士大夫之妻通

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於朝援引古今辭義蔚然以此婦人而有賢德固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斆學之功也而其賢不減於于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妻悍妬無道無子而不肯子兄弟之子鉗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絶嗣爲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内愧于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行之間於人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亦將愧夫世之不

賢者也

項氏守節詩序

從仕郎法物庫副使黄汝賢妻項氏年十有六而歸三十有七而夌無子止一女守節自誓不復他適其姻親孔善卿為予言予嘉嘆焉易曰恒其徳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嗚呼世俗衰漓士大夫或喪其良心況婦人乎有七子而猶不安其室者有矣㦯年無子而從一而終可不謂賢哉昔衛有共姜漢有陳孝婦

魏有夏侯令女前聖存之於經後賢具之於史令項氏與三貞婦雖所遭所處時位不同其貞正自守一也好是懿德之人安知無詩以美之書以襃之示世儀則者乎予於是紀其事以俟夫續列女傳者考焉

趙氏慶壽詩序

愛其親者欲其壽其心無所限極也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下壽期於中壽中壽期於上壽為人子孫之心皆然廣平趙慶甫昔為轉運司屬官慶其父八十

鄉貴馬尚書德昌以詩為倡中朝碩彦當代名流莫不有詩一時榮之距今三十五六年矣而慶甫又八十壽且康强行御史臺宣使禮其孫也壽其大父如昔慶甫之壽其父自今八十中壽以至於百歲上壽而禮之所期者猶未已趙氏世世有子孫之賢能致愛親之誠世世有高年之親得受子孫之奉夫豈偶然者非家之積善何以獲天之厚報如此哉禮也將裒諸公慶壽詩為一卷予為之序云禮字仲敬

贈琴士李天和序 天歷己巳

新淦李天和儒宦之裔少倜儻任俠客四方即襄陽而家焉游藝之暇寄迹於絲桐子嵩壽年十八已善繼昭文之綸蚤慧可尚已天歷二年秋自襄來淦于冬之仲命其子造吾門貽書評三操之殊考五絃之合意若就正於野叟夫術業有專攻天和於琴專業也叟腐儒耳頗究心禮樂之名數而非習於其藝者烏足與議哉叟之所知葢曰匠師之目雖巧而不能不資規矩以成方

圖樂師之耳雖聰而不能不資於六律以正五聲琴工之調絃也間二則按九徽間一則按十徽宮之於徵商之於羽徵之於半商皆九徽間二而協角之於半宮必進半徽焉商之於徵角之於羽徵之於半宮羽之於半商皆十徽間一而協宮之於角必退一徽焉按律定聲則然也若審之以耳而不資於律譬猶恃目力之巧不用規矩而能成方員者叟有所不能也至於琴操之古不古此又關繫乎天地之氣運國家之政化尤未易以

虛言也樂調之聲隨天地之氣運而淑慝天地之氣隨國家之政化而醇醨三皇五帝三王之盛如春之發生夏之長養秋之成熟一時民庶熙熙皡皡於洪鈞块圠之内陶然太和充滿六合其發於聲樂而為咸英韺章韶夏頀武盡善盡美後世蔑以加周衰諸侯放恣周末戰國紛爭禮樂久已淪廢及秦燔滅詩書禮樂遂泯絶而無餘漢興不能汲汲講求以復於古陵夷極於晉隋唐初用祖孝孫樂直謂樂聲無預治亂是自安於今而

無意於古也開元成一代之典豈能恥其所因之陋禮且茍也而况於樂乎宋世講求亦屢至大觀之大晟樂而定斯時何時也國家之政化若何天地之氣運若何而可為此事哉宜其聽者之輒昏睡而厭聞也沿襲逮今不過掇拾唐宋之緒而已夫樂有八音草木不分五聲姑未論金石之聲舂容匏竹之聲條暢惟絲聲不然大樂之瑟俗樂之箏一彈一聲簡短易歇古者升歌四工四瑟倡一和三連四為一然後可配它樂之一聲今

之琴韻取聲於托擘抹挑勾剔打摘而有吟猱綽注汎
指等類以衍長其聲一琴之中而與古樂四瑟之倡嘆
同意惜其音調雖非教坊俗樂之比而終未脫鄭衛之
窠臼以今三操壮操稍近質江操衰世之音也淛操興
於宋氏十有四傳之際穠麗切促俚耳無不喜然欲諱
護謂非亡國之音吾恐唐詩人之得以笑倡女也嗚呼
此關係乎兩間氣運之大數豈民間私相傳習之所能
變移者哉天和精於其藝達於其本試取三操參互損

益之以庶幾乎古當今君明臣良超越前代但所在郡邑吏貪謬而民愁怨猶不免虧傷天地之和此惟政化乎洽由上而風乎下由近而漸乎遠貪謬易而循良愁怨轉而康樂於此之時所改之操秉草乖為和之休運其近於古也不期然而然矣叟雖期耋尚幸須臾無死冀得一聞此音也天和父子將北遊京師人物都會寧無與學卓識願贊明君良相之制作者儻出予言諗焉其必不以為野叟之耄言也嵩壽行書此為贈琴士李

天和序

送鄉貢進士董方達赴吏部選序

廬陵支邑之遠鄉有董氏一族自宋初迄宋末以文儒發身者七八十人祥符甲寅淳滋淵湘一家同父兄弟四人同預貢次年乙卯淳登科明道癸酉洙暨弟儀汀子師德師道一家父子兄弟五人同預貢景祐甲戌皆登科此其科名之最稠者登科之儒累累相續敦逸官至侍從德元官至執政此其官位之最隆者紹興間臨

川分派一支邑割廬陵支邑之鄉隸焉由是董氏屬撫而文風士氣猶如屬吉也逮宋之季咸淳庚午定得雷先省翁一家同父兄弟三人同預貢次年辛未定得又登科越四年甲戌江西混補試中太學進士選者諱德屯田員外郎文肇之十世孫也科舉之文甚精宋祚迄課其孫肄業猶不輟比及貢舉復其孫天衢至治癸亥預江西鄉試貢次年泰定甲子禮部會試人期其文百試百中既而小郤期者觖望而識者則曰此天將老其

才而大其成被特恩長龍興路宗濂書院處三年職業修舉公私交相敬愛以為不特可以文學稱又可以政事稱也將謁吏部選士友以序若詩贈行者不一天衢之大父殿宋三百年進士之終今其孫肇皇元萬億年進士之始董氏儒科之有人雖運代更易而不替盛矣哉天衢來告行予謂之曰子之家世如此子之才藝如此有光於前有開於後將為皇元董氏文儒之第一祖子輒因予之族推而上之原其受氏之久自黄帝以來

若春秋之時若漢唐之際名世者多矣實與廬陵一族相照耀而為古今第一者江都相也葢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數語升入孔聖之堂室三代而下以至於今諸儒未有能及者也充子之家學遡而極之有得乎此則文學足以發身政事足以涖官既在人之先矣又將可為聖門四科之首非但為一族儒林之最而已也天衢之字曰方達云

贈饒熙序

在宋嘉熙庚子撫郡貢士以春秋經第一充第一人者饒君鎣也以詩經第一充第六人者婁君建也二賢長厚君子温然粹然有如玉之德非輕揚峭拔但以一日之藝稱輩流者也晚年並特奏名授官而婁之子一登進士科一預進士貢饒之子若孫駸駸繼婁之躅而宋亡科廢矣二家㣧胄孝友慈良忠信謹重人人而然目其儀容耳其論議往往與時俊克濟世美不墜家聞者哉澄五十年前已與婁之子文輔同貢饒之曾孫熙亦

一再及吾門與二姓交際雖久近淺深之不同而知其胄之賢則一也熙在吾家坐間有風予勸熙仕進者予應之曰士之出處各有意熙之才固可以仕其進其退在彼非予所可勸沮也澄撫人也且為言撫之事宋之盛時撫之曾王二姓最盛曾再世擢科矣乃至中書舍人鞏周産五人皆進士王一世擢科矣乃至丞相荆國公安石同産三人皆進士其一又特賜及第然二姓之所以盛蓋不止於科名中書丞相之文如麗天日月

上與漢之賈馬唐之韓柳等夷而丞相之志行吾陸子所謂潔白之操寒於冰霜者百世一人而已饒婁二家賢祖父之所積累所醞釀自宋末至於今其蓄也久而深則其發也大而遠秉皇元文運之隆饒婁二姓之盛詎知其不如曾王二姓之在宋乎婁之子孫已小試者未可以自足饒之子孫未一試者不可以自畫也志行之卓文章之古科名之顯予之所期於二姓者遠且大而不顧其以近利小試自安也因書遺熙俾自勗焉

贈陳與道序

陳與道資質謹厚其為醫也詳審留洪歴十季凡臺省達官廛里編户朋友舊知遠邇羈客名診問藥者紛至診無不中藥無不效廉而無所覬人重其術而高其行不惟親之而且敬之既而自洪歸鄉則昔之詳審又加之以精巧詎非更歴之多試驗之熟而然與夫人之求醫喜世醫喜老醫何也為其更歴多而試驗熟也予謂其多其熟豈係乎世與老哉世而荒其祖父之業者有

矣老而昏耄曾不如少壯之明察也秦越人少爲舍長則非老也遇長桑君傳其禁方則非世也彼其術之神固無俟於歷試驗也然猶之齊之晉之秦足迹幾半天下所適之地廣所治之疾不一而彌多彌熟雖神醫不能不然也予期與道之學秦越人則其術不但可名於今而已尚勉之哉

贈教諭榮應瑞序

豫章之武寧分寧山峭而水清人生其間者大率任俠

尚氣雖士亦然盖其土風然也棨應瑞亦分寧士官崇仁邑校三年與少者相安與老者相得内無町畦外無圭角自始至逮官滿如一日藹然如周旋揖讓於洙泗之鄉視其鄉之土風無毫髪肖似予其敢以分寧之士伍之哉夫生於其鄉而異於其俗此世所謂非常人也況其發言也馴雅而不媚其處事也雍容而不懦是又得其土風之善而合乎中庸之道者夫如是使之有言責必不依阿而詭隨使之有官守必不罷輭而不勝任

惜乎沈晦於下寮局促於冷職而未得以展所藴故子於其去也勉之益加培養以俟遭逢子之未死也猶將見其有立於世也

贈史敏中侍親還家序 至順庚午

敏中崇仁縣尹史侯之子也數十年來風俗大壞居官者習於貪無異盜賊已不以為恥人亦不以為怪其間頗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侯真定人真定有史董諸大姓各以材武起家皆沈毅質樸無文史之險譎無儒

流之縁飾其子孫出而仕宦者往往能亷侯至崇仁首示教條諭民以所應為所不應為涖政數月任已所見悉無所私因公過予予問之曰侯能始終自守如是乎此縣無職田俸不足以自養如之何答曰吾於沔陽種田若無旱潦可以粗給終歲之食前任佐邑錢塘彼俗浮靡喜以賄賂汚官吏而吾不染其汚也身雖在官而耕者在家不廢歲收家之所收以供官之所用予聞其言為之嘉歎處此三載一一踐其言如初噫人每以居

官之所挐攫而肥其家侯獨以居家之所營辦而贍其官令世所希有也不惟是也凡居官有所施與類皆虛言無實侯修廟學自助錢二十萬侯家隸解送贍用之貲至實捐二百幣畀修學之司亦所希有之事令世貪官之子隨父行者父受賄賂子又外有所取或父雖不受子亦私取於人敏中潔白自將不損侯之廉名可謂賢子哉官滿侍親還家求予誨言予謂人之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今侯年六十晚節完矣敏中年方少壯它日

得仕始終不改其父操則史氏世世有廉吏豈不有光於真定之世族哉敏中字遜卿云

贈何仲德序

先漢之初任文吏宰相往往由吏起吏貴重故吏亦自貴重嚴酷者或有之而貪濁者鮮有也其後重者浸浸以賤逮宋之季極矣國朝用吏頗類先漢至元間予嘗遊京師獲接中朝諸公卿自貴戚世臣軍功武將外率皆以吏發身蓋當時儒者進無它途惟吏而已曰官曰

吏靡有輕賤貴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後之官官之與吏情若兄弟每以字呼不以勢分相臨也而其時之吏多修潔越十數年吏習丕變何也雜以南士舊日之吏故也夫南士舊吏人所輕賤不齒於大夫士者也國朝之吏又所貴重可至於宰相者以可至於宰相之地而畀不齒於士大夫之人其無識無恥豈能自貴其身哉不惟彼不自貴重也而向之稍自貴而且重者亦且相熏相染同為無所顧藉之歸通天下皆然

莫可救藥可嘆也夫近年有儒流選而為吏者則異是潯陽何自明仲德年少工儒先世登進士科官至御史中丞仲德儒官之裔讀聖賢之書吏于臨川郡三載不刻不汚藹然文儒氣象視世所謂吏者霄壤既考滿而遷當路達官爭相羅致它日能如吾前此所見之名公卿也何難予惜其去又喜其升於是贈之以言嘉之也亦勉之也

贈周南瑞序

天下之姓雖支分派别其初實同出乎一本舂陵之周與廬陵之周豈有異也安成周南瑞敬修扁濂溪二字於書室或者議之予謂無可議者然慕濂溪之名當繼濂溪之實濂溪之實未易繼也予嘗有意於慕效求之六十餘年茫然也而僅識其路徑之所由趨畧窺其門户之所從入敬修欲為濂溪後人亦頗知其門户路徑否乎為之難者言之不敢易故予不欲遽以所識所窺告子歸而求之取通書熟讀精思一旦豁然有悟他日

重來予一望間見予有吟風弄月氣象即席而共語其必有以起予予將喟然嘆曰是真可為濂溪後人已夫濂溪有云聖人之道韞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敬修之文辭固已卓冠乎鄉儒之上自濂溪䟽之則陋也盍暫舍其所已學而勉進其所未學者哉

贈道士謝敬學序

樂安招仙觀提點曾法師之徒多才而各有所嗜其長

黄太有其仲袁天啓其少謝師程黄嗜道書佛書袁嗜
儒書謝嗜醫書謝造吾門留止過信次談及五運六氣
予與言曰醫家論六氣流行丑中至卯中一卯中至巳
中二巳中至未中三未中至酉中四酉中至亥中五亥
中至丑中六而一歲之氣周又自大寒節起為來歲之
始交承之際隔越一氣不相連接揆之造化疑若不合
宋時青神揚子建善讀内經謂氣運肇於子中冬至後
三十日在第一氣之前是為歲首之初氣冬至前三十

日在第五氣之後是為歲末之終氣地氣六十日判而二之分管初終子午之歲燥金在泉則子中至丑中初氣三十日屬燥金下生丑中寒水第一氣及亥中相火第五氣竟終氣三十日又與初氣之燥金同丑未之歲寒水在泉則子中至丑中初氣三十日屬寒水下生丑中風木第一氣及亥中燥金第五氣竟終氣三十日又與初氣之寒水同寅申卯酉辰戌巳亥之歲皆然燥金生寒水寒水生風木風木生君火君火生濕土濕土生相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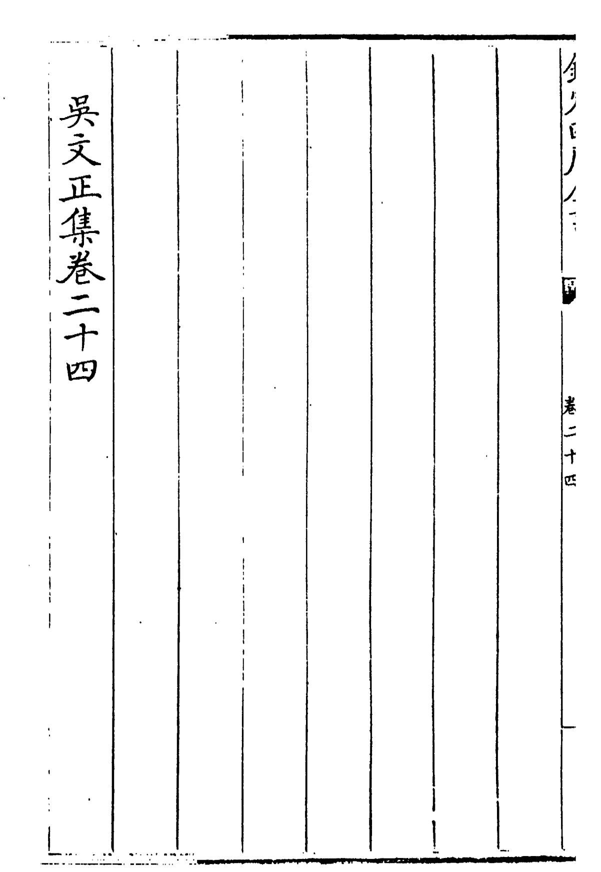
相火生爍金六十年循環繼續相生並無間斷謝聞吾言欣然領會予雖博觀醫書而未嘗學醫也謝既從師得醫術而於醫書又肯參究其進進不已而為良醫也益可必矣因筆吾言以贈焉謝之字曰敬學云

贈易原遷袁州掾序

古之為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鄉而長治其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己志在私得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分內而無顧外之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

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實能而於其不可用之虛伎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學者易原廬陵人也其父禄仕於撫因而家焉原資敏才俊習進士業頗出輩流然一再試藝不利貧無以養不得已而受庶人在官之禄從事於郡四年矣上莫之或尤下莫之或怨職其所職有聲稱例當遷它郡於是由撫而袁其行也處者咸惜其去而莫可留也

過予告行期且請所以贈予無可言則言謹身以養庶人之孝也勉之哉異日以藝進而伍於士子優為之遲速則有命予其居易以俟



吳文正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吴文正集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原任編修臣吴裕德

吳文正集卷二十五

元　吳澄　撰

序

送董中丞赴江浙右丞序

天子一新庶政御史中丞董公改授江浙行中書省右丞於是朝野之正人君子咸咨嗟歎息相與言曰人臣之所以委身報國者二言責也事任也事任有大小不

得相侵越而言責實關天下之重故公之昌言直氣心有所不可無不言往往阨於任事者之非其人而不得行化且更矣非公得行其言之時乎而又以一方之事任出是不繫乎一身之輕重也余謂諸君子之忠慮誠深抑古人有云臣之事君不擇地而安之忠之盛也公之先世出總戎行則破敵摧堅入踐禁闥則格非獻可所謂不擇事而忠者公慮正剛明得於天資成於家訓當事任而敢於為當言責而敢於言不墜其家不負於

國者知忠而已身之或出或入庸何知焉今以大臣出行中書省事視古牧伯為尤重江浙之地公之先正暨公皆撫臨之與名伯世掌東方諸侯何以異其任豈輕且小哉逾年上下相蒙遠近相師政乖民怨無處不然況江浙地大人衆素號難治者乎凡弊之根株蠧之孔穴公蓋瞭然於胸中剗除剔決無難也本之以廉正剛明輔之以精密詳審毋偏聽毋輕信不期年而政事成夫子論為邦終之以遠佞人又申之以佞人殆聖人非

設危辭以恐人也彼佞人者其言可取也其才可愛也而孰知其不可近也哉江浙東南之都會人物之淵藪而公好賢樂善為天下最聽言信行之際尚其慎諸會見公政成而來歸有以解諸君子咨嗟歎息之懐而余於烟霞泉石間聞之亦將共為天下喜也

送盧廉使還朝為翰林學士序

往年北行徵中州文獻東人往往稱李徐閻泉推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澄所識惟閻盧二公焉閻踵

孛徐為翰林長盧公繇集賢出持憲湖南由湖南復入為翰林學士夫翰林之職自唐宋至于今一所以寵異儒臣也公之文名天下莫不聞豈以寵異之數而為輕重哉是蓋未足為公榮也然而有可以為天下喜者何也國有大政進儒臣議之此家法也公事先皇帝為親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宫禁事耳聞目見熟矣凡宏規遠範深謀密慮有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者事或昔然而今不然昔不然而今然苟有議公援故

事以對言信而有証聽者樂而行者不疑其與疏逖之臣執經泥古師心創說而於成憲無所稽者相去萬萬也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謂其明習舊事者也儒之為天下貴也用之而有益于斯世也若曰是官也職優而地散秩崇而望清步趨襜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華蟲黼黻如玉磬琴瑟于以儀天朝瑞盛世而已言及當世事則曰夫既或治之又奚庸聞公不如是也而亦非天下士所望于公也

別趙子昂序 幷詩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為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于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

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二蘇為卓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為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綿毯是衣規蛤是食倡優百戲山海萬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為文也為一世之人所不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

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為人海内為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晃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心不挫於物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為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夐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

余未能悉知果能一洗時俗之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矣余之汩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余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觧絓三十秋已矣鍾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人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能蹻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斗史籀

來篆隷楷行草字體成一家落筆如一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奥窔肉食肉眼多接劒横道寳鶴書徵為郎瑚璉慳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蹇駑厲十駕天下君共操

送鄧善之提舉江浙儒學詩序　并詩

世以儒為無用久矣惟譔述編纂之職講論傳授之事不得不歸之儒是所謂無用之用者隱有用之用難也而無用之用豈易哉予觀儒以無用之用用於世而無

媿焉者幾希則儒之見輕未必皆輕之者之過也殆亦由己取之而於人也何尤往年初識吳興趙子昂亹亹説蜀人鄧善之為畏友子昂標致自高平視一世其所稱許必有以大愜其心而然越十有六年善之與余俱被當路薦為翰林國史之屬始克會于京師益信子昂之與為不茍予不及試而去善之善於其職再轉為修撰其辭章炳炳琅琅追典誥命制之作得頌雅風騷之遺見推于同輩傳誦于人人知與不知莫不膾炙其文金

石其行為儒者一洗見輕之恥善之有力焉雖善之所可重豈直無用之用而已而未嘗以有用之用用也掌文翰垂十年出領江浙等處儒學事留於朝者咸惜其去而善之怡然無不可於意矣苟未至于達可行之天下而守一官効一職顧何往而不可而戀内者或以補外為戚羡外者或以留中為苦二者各有所為以圖便其私而儒者不如是儒者不如是况儒而如吾善之而肯如是乎夫無所不可者儒者之心也惜其不留者朋

友之情也情發於聲於是各有聲詩以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為韻蓋其情猶子美之於太白云爾夫李杜文章才氣格力相抵相視如左右手離別眷眷之情又豈常人之所可同宜乎詠歌嗟歎之不能已也詩若干首臨川吳澄為之序而繫之以詩詩曰

所謂温如玉如今見此人形神兩素淡文行一清淳禁著聲華重東南教事新朋知相繼出吾亦欲垂綸

送吳真人序

崇文宏道元德真人翊贊其師留京師三十載典司其教靡所闕遺禱祠供給出入禁密被眷遇至渥前時推恩官其父授翰林學士中順大夫新天子即位追崇太廟達其孝於羣臣之家封贈逮三世或再世或一世於是真人之曾大父母大父母例追贈而父進秩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饒國公母封饒國夫人真人將上吉祝釐江南祇奉恩命以歸而榮其親世儒率謂二氏之徒去家離親而外倫紀固哉言夫夫竺土之習不可知道家

者流則守藏史者也予觀禮家所記答夫子問禮之辭纖悉周徧其後注宮假解傳世演迤謂外倫紀可乎真人雖遊方之外而事親之孝儒家子有不能及其事君也恭順其事師也無違禮葢在三如一矣而又通儒好文樂道人善凡所尊所嘉所容所矜一一各得其歡心是以無貴賤無長少無遠近翕然稱之曰賢所以光其親者誠如昔人所謂幸哉有子如此豈特人爵之榮榮其親而已哉真人予同姓吴自延陵季子以來歷漢晉

唐宋代有聞人以老子法中而有斯人也予焉得不為吾宗家喜其歸而榮親也予又焉能已於言乎

送孔教授歸拜廟序

昔朝議大夫孔宗翰叙家譜閲其宗族之賢俊多所遺仁矣哉朝議公之心也孔氏居江南者有臨江之族在宋以三仲顯有温州之族蓋自後唐同光年間諱檜者厭中土之亂避地吳越家于温之平陽越十有三世其孫文定少時以孔氏胄試補國學弟子員後授初階官

未及仕入國朝爲南康路教授有文有學有時才可爲
當世用官滿再調例當膺民社之寄詮曹屈之復俾教
授于温公議咸爲君慊予獨以爲不然吾夫子之教素
其位而行不以獲乎外者爲輕重教授官雖卑職則儒
師職也誠能得英才而教育之以稱明時興文右儒之
意其功異于他官奚翅百倍君家于温而淑温之士闇
闇然彬彬然浸用丕變温其不爲小洙泗矣乎然則斯
官何可少也况今之屈詎知不爲後之伸哉雖然君子

無容心焉泰然安之以俟命而已矣予之所期於君者大與人之所嘆者固不同也毋以人之所嘆者自沮而以予之所期者自壯且自勵可也是行歸拜曲阜墳廟當以予之言質正於宗家父兄其然乎否夫朝議公之於宗族也惻然念已往者之無聞接乎耳目者又當何如也今無朝議公則已如有有不為君惻然者哉

送監察御史劉世安赴行臺序

天子所與分治其民者古有百里之國有七十里之國

有五十里之國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國有卿大夫士任其職有諫諍輔弼匡其過又有連率州牧方伯董正於其上是以鮮或敢為慝政以病其民古制然也氏生斯時者何其幸哉後世封建既廢郡縣之長是亦五等諸侯為天子治民者也漢之部刺史唐之觀察使所謂董正於其上者歟然其於郡縣也監臨統治之意多而不專於舉刺彈擊若夫專為督察郡縣而設則武帝繡衣直指之使順帝八使之遣是已而特一時創見之事

員不常置皇元因前代郡縣之制損益之郡之大者曰路其次曰府若州其下有屬縣若古附庸府若州如古次國小國路設總管府如古大國之為連率路總於道古之州牧也內有省外有行省以總諸道古之方伯也此其監臨統治之職也內有御史臺外有行臺臺之屬有監察御史各道有肅政廉訪使視刺史觀察則其事專視直指八使則其職常此其舉刺彈擊之任也各道各路府若州若縣廉訪司糾之內省外省監察御史糾

之故監察之權比各道廉訪為尤重夫服七品之服而自一品以下之官府莫不畏憚地無遠近事無大小官之得失民之利病有聞無不得言有言無不得行其權不既重矣乎權之重若此其權不大重矣乎而豈人人當其選哉濟寧劉世安剛毅伉直少勤勞民間閭閻之情偽苦樂靡不究悉長而奮迅讀書為儒教于國子學十年由助教而博士在學以禮法綱紀為先務諸生嚴之凜然肅然吏僕有欺罔侵盜癸摘懲戒無以逃其罪名聲

上達擢為江南等處行臺監察御史命下之日僉謂得人余自江南來貳國子監與世安同僚再閱月一見知其才之有用而又喜是官之稱其才也於其行也不能已於言夫貪邪害民者之側目於憲府也猶羽族之於鷹隼毛羣之於猫虎何如其畏憚也以彈擊去官或終身不復得仕者前後相踵也而未聞其有所懲而少戢何也導之以德不先而齊之之刑徒密也夫澄源正本使人相率為善者上也發姦擿伏使人不敢為惡者下

也而世之議者曰御史之職以發奸擿伏爲事而已耳而曰澄源正本何其迂也夫世安儒者也與予同業也是以爲是言也夫孟子之言時君咸以爲迂夫子之言門人猶以爲迂也以儒者之言言之於儒者之前人之迂之也固宜而孰知其有不迂者存乎其間哉不然今日罷一官明日撻一吏今日平反一獄明日改正一事如是而曰吾職已盡噫此才御史也非儒御史也世安非徒才者也才而儒者也才而儒儒而才他日御史之最

其不在吾世安乎夫行臺所糾三省十道若路若府若州若縣不知其幾皆御史按行所至也事之可為當為得為者亦衆矣得為即為之予將為江南之民幸

送杜教授北歸序

五方之人言語不通而通之者曰譯曰鞮曰寄曰象周之設官也總名象胥皇元興自漠北光宅中土欲達一方之音於日月所照之地既有如古之象胥通其言猶以為未也得異人制國字假形體别音聲俾四方萬里

之人因目學以濟耳學之所不及而其制字之法則與古異古之字主於形今之字主於聲主於形故字雖繁而聲不備主於聲故聲悉備而字不繁有形者象其形無形者指其事以一合一而會其意三者猶未足然後以一從一而諧其聲聲諧則字之生也㝵衍無窮而不可勝用矣然亦不足以盡天下之聲也有其聲而無其字甚夥此古者主於形者然也以今之字比之古其多寡不逮十之一七音分而為之經四聲合而為之緯經

母緯子經先緯從字不盈千而唇齒舌牙喉所出之音無不該於是乎無無字之音無不可書之言此今之主於聲者然也國字爲國音之舟車載而至中州以及極東極西極南之境人人可得而通焉蓋又頡籀斯邈以來文字之一助也皇風浩浩無遠弗被建學立師以宣其教内置學士外提舉官而路府州各設教授與儒學等勑國字在諸字之右示所尊也河北杜唐臣以國字教授富州慈良純厚州之人莫不崇重官滿而去相率

為詩文以華其歸余官于洪移病就醫至于此州人以其詩文屬余叙其首余一見唐臣而知其賢果如州人之所稱乃為之叙耳

送吕訑赴江西行省掾序

中書省選儒吏四人往補江西行省掾范陽吕訑宗道其一也宗道嘗受學於翰林承旨郭公安道後為國子學生升伴讀以儒學教授貢未及受命而出充憲府之屬繼丁二親憂復入充工部之屬工部事最繁夥志勤

職脩人服其才今往江西詣予言别其同往有申屠子迪余已告之以獲乎上之道矣所以告宗道者又豈有異于説哉然獲乎上之道本諸身持其身之道儒者自知之予不贅言也予方將以老病歸田得二三俊佐其長而江西之境内大治則兩道生齒皆為幸民予亦與受其賜二三俊勉之無俾兩道之民觖望

送皮潛赴官序

學者皮潛嗜唐李祕監書宋黄太史詩學之俱各升其

堂嚌其胾博記覽工談論儒羣之騏驥也受父澤貳邑令潔白持身惠愛及民吏治之鳳鸞也昔也年盛而今則衰矣昔也家富而今則貧矣然年雖衰而氣不挫家雖貧而節不改自邵陽丞考滿以逮于今將二十餘年受朝命者再一為名州民牧之參一為會府征司之長皆以疾不赴今又掌流通錢幣之職官于東南之第一郡噫滑文儒也而不獲齒館閣之清班良吏也而不獲試撫字之善政乃俾録録任泉布會計之勞疑若枉其

才者常人處之寧無怏怏不懌者乎而滑之赴官也訢訢而往綽綽而進略無一毫怏怏之意留于中予是以深嘉而重喜之也夫秉田委吏夫子之所屑為蓋居上而官人者當擇人居下而官于人者不當擇官也顧已之所以堪其事者何如爾滑之至官也其竭乃心踐乃職使國用民用兩利焉是亦儒術吏能之一端也他日得展所志行所學亦如是而已

贈學錄陳華瑞序

陳華瑞儒家之佳子弟真所謂如芝蘭玉樹者受行省命為洪都教官之參往就職過予請曰洪江右會府也游居輻湊俊乂林立某將觀善而進學焉學之方其若之何予曰今之處庠序者大率計較斗升銖兩之利子有恒產有恒心惡背效彼而為雞鶩之爭狗鼠之盜不義之得視如土草即此一節固已超越乎輩流況平日耽玩四書四書進學之本要也知務本要趨向正矣雖然讀四書有法聊為子言之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

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嘗謂大學有二關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為格實踐為誠物既格者醒夢而為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而為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號為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誠在慎獨苟能是始可為真儒可以範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師也豈僅可以掌一郡之教乎予言止此子其勉諸

送徐則用北上序

至順二年春予八十三矣卧病踰月不出户有清江徐鎰來訪强起迎之語甚久從容謂予曰鎰讀易至觀卦觀也者坤地柔順畀下之民仰觀九五陽剛中正之君也然觀之初六曰童觀觀之六二曰闚觀童者蓋如嬰孩童穉之觀闚者蓋如婦女闚覘之觀所觀狹少而所見不能以廣大是何也初與二在下遠于九五也夫至廣大者天也戴盆而觀之坐井而觀之豈能見天之廣

大也哉以下觀上而遠于天位何以異于戴盆坐井而觀天者乎若觀之六四則切近九五矣故其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然則觀盛治者宜近不宜遠也鎰嘗有四方志襄一至京師獲觀山河之高深土宇之綿亘都邑之雄大宮殿之壯麗與夫中朝鉅公之恢廓嚴重目識若為之增明心量若為之加寛比身似不生於江南遐僻之陬也未及一期適罹家難倉忙而歸距今二十二年在家已無親可事矣已有子可應門矣將畢前

志誅再趨輦轂下以觀國之光先生可之予予曰子於觀卦諸爻遠近之義精且悉善讀易者也予復何言子通經術閑時務方當强仕往近天子之光其可觀之上九曰觀其生觀其生者自觀其一身也上九遠處一卦之外物外人也他無所觀唯自觀其身而已予年鼎盛宜在近而觀于國予年衰耄宜在遠而觀其身所觀雖有不同其幸得遭逢聖世一也

贈豫章高晉序

豫章高晉以儒試吏而求儒言余謝之曰子逃吏歸儒則可問余今舍儒就吏當以吏爲師而奚于余乎問腐儒本迂濶而老年邁昏耄子方備世用聞仕途不資長於卓犖奇偉之時流而拾短于迂濶昏耄之野叟爲計不亦左歟禮辭固辭而請不置於是爲之言曰孟子嘗謂矢人之心豈不仁于函人而擇術不可以不慎挾矢人之術則雖有函人之心不能不變而傷人矣孟子所言蓋爲工人而發工人者庸俗人也庸俗人之心因其

術而變君子則不然雖殺人而有生道雖勞人而有逸道外術惡足以移其內心哉況今所謂吏古之府史也從長貳以施政官府之所不容無夫豈皆有矢人傷人之心者以傷人為心殆末世貪殘之吏所為古府史不如是倘使余年少而為吏何但云無害而已將悉令民無冤而子子孫孫受無窮陰德之報于天今之吏非不能之特不為耳此余迂濶昏耄之言也然乎不然乎子其擇焉

送宋子章郎中序

今之行中書省古之分正東郊也而江浙行省視諸省為尤重土地廣人民衆政務繁而錢穀之數多也朝廷之所注倚故其用人也常不輕昔順德忠敏王荅剌罕自湖廣涖江浙江浙之民想望其風采未幾入相成宗名著于天下至今號稱賢相王之子克嗣先德又以聖賢之訓益其資質之美治江浙數年而江浙大治比來入覲天子寵嘉之進相位還治所而為貳為叅者亦皆

極一時之選汴梁宋子章操守猷為表表在人耳目嘗自外而留中復由中而補外為江浙宰屬之長彼地之民俗政體固所熟諳今位冠都司而一省之政可否是非必先經君審處而後行夫以天下人望之所歸萃于一省公平廉正上下長屬靡不合志則其行事又豈有齟齬扞格之患哉江浙一省之治其為天下最也宜矣余為敷道之人幸是以于子章之行也不能已於言

送崔兵部序

夫五方之人言語有不通也嗜欲有不同也而其仁義忠孝之心則一而已豈以東西南北之地而間哉何也人之生於兩間也地之所以成其質者異而天之所以成其性者不異也仁義忠孝根乎性者也兵部員外郎崔耐卿高麗人也今上潛龍時宫内史府仁宗朝入典京城商征常數之外歲羸五十餘萬緡不私取一毫而悉歸之公又恐其數增而後難繼則或至于厲民也乞不以為例此一事也而見其義焉見其仁焉高麗王羈

留于京師竭智殫力以匡賛之而得復位晨夕惓惓慕父母送其王歸國而因過家以覲省此一事也而見其忠焉見其孝焉中國之與之接者靡不愛之敬之如兄弟如僚友亦其仁義忠孝之天昭昭然不昧有以感動夫人也故余於其東歸也贈之以言而勉之以晞賢晞聖之學俾益擴其仁義之良心益敦其忠孝之善行庶幾他日遂為中國名卿云

送邰天麟序

天麟去史院而適淮土中書參政王繼學贈之以言其綱一曰慎其目六曰懼也曰平心也曰擴慮也曰明無恃也曰聰毋偏也其為言也忠矣予雖欲有言復何言哉天麟其繹之徒悅之而不繹焉則非予之所望也

吳文正集卷二十五